

# 琴嘎 个展

艺术家 / 琴嘎

策展人 / 崔灿灿

开幕 / 2019.7.13 4 pm

展期 / 2019.7.13 - 8.28

地点 /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空间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，将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在北京第一空间推出艺术家 琴嘎 同名个展《琴嘎》。这是琴嘎近十年最重要的个展，由 崔灿灿 策划。展览将展出《去往何处》、《信仰》和《围栏计划》三件重要作品。琴嘎的创作从雕塑出发，涉及影像、行为、社会调查、机构组织等多种媒介，展现艺术家对游牧这一文化哲学及其构成世界方式的特殊思考，以及对现代社会中边界和主权议题的讨论。

## 去往何处？

1998 年，琴嘎在一次三人联展上完成了作品《通道·扩散》，“马头”镶嵌于通道两边，空间中充满原始能量和神秘仪式感。这种力量源于琴嘎成长的地方，距离北京几百公里外的草原，民族的图腾、蒙古的血液和身份，第一次完整呈现。那时，外乡人并不得知，草原面积的缩减，游牧生活的变迁。也不知道湿地草原和荒野草原间的区别，我们本以为草原、荒原和沙漠存在于不同的世界，但它们在自然中却近在咫尺，水草退去，沙化遍布。

如今，通道和扩散，这个看起来有些矛盾的名字，或许正是琴嘎的一直沿用策略，抑或是现实真实存在的裂缝，引诱人们对空间的关系进行无穷的想象。“扩散”在琴嘎之后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显现，他由雕塑出发，媒介有影像、行为、摄影、社会调查、机构组织等。多种手段的并用，没有消除雕塑在琴嘎创作中的常见位置。只不过他不再拘泥于传统雕塑的语言，雕塑回到了它最基本的功能，记录某个转瞬即逝的情形，某个具有经典性和象征性的时刻。这个时刻对于琴嘎的精神游牧极为重要，它不是定居似的，由无数临时性的流动瞬间形成。亦如草原上迁徙，牧人的生活，几千年而来的逐水草而居。

琴嘎二十年的艺术实践中，经历了三次变化。从 1998 年开始，琴嘎更多的探讨个体的肉身处境，现实的暴力和社会的禁忌，廉价的身体，直至物质的灰飞烟灭。《冰冻》、《消毒》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，也让琴嘎在 2000 年左右的中国前卫艺术浪潮中声名鹊起。然而，这些作品仍是在城市中的消费主义背景下展开的；2002 年，《微型长征》完成了一次对城市语境和集体病灶的出走，也为其带来更多的声誉，至今仍作为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群展的标示。说是出走，倒不如理解为一次对自我身份的找寻，个体来源于哪里？它有什么样的独特印记？《遗骨砖处置计划》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，像是“重生”意味的象征。琴嘎计划将自己的骨骼在死后做成若干条砖，“死亡”这个在农耕文明中避讳的议题，在琴嘎的游牧血统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。

生命来自于自然，死亡亦是重返自然的怀抱。天地万物，生死轮回，将琴嘎作品中普遍意义的个体，引向一个全新的生命意识和文化认同。之后，《荣耀》、《呼累！呼累！呼累！》、《领地》、《丛林》中，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动物、文化和哲学频繁出现，成为琴嘎最为显著的艺术语言和观念特征，在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中独树一帜。至此，寻找印记变为琴嘎自我意识的觉醒，胎记是其不可回避的个体现实，游牧是其理解并构思世界的特殊方式。

荒原上的流沙，风卷漫天。小骆驼、马驹、牛犊、羊羔，散落的残骨遗骸，不同的时空痕迹，将琴嘎过去作品的种种情形交互叠加。如果说《去往何处》汇集了琴嘎二十年艺术实践中的多种元素，雕塑、行为、影像、摄影的重新组合，倒不如视为他探寻如今“游牧”处境的一个疑问。当草原不断退化为荒漠时，牧歌成了飞沙走石的飓风，人迹罕至的地带只留下残章断简的记忆。牧草和水源是游牧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，当它恶化或消失之时，干尸骷髅成为证明曾经“游牧”存在的唯一证据。

当河北曲阳的打石工人挥动着石斧，试图打磨这些动物形象时，它既是完成的步骤，又是一个被艺术家设定的观念策略。带着农耕印记的工人，使用现代工业的切割工艺，雕琢着来自游牧文明中消亡的五畜。不精确的造型，似是而非的状态，错位

的文明的匹配，变成琴嘎作品中设置的矛盾。农耕的身份、技能和游牧现实的对立，因果的关系，引诱观众不断的想象。工业排风扇仿造着自然中的景观，卷起的风沙像是灰烬，落在大理石雕塑上，瞬间与永恒谁更长久？

时空在《去往何处》中完成了一次挪移，一个瞬间与史诗并存的时空。发生在数千公里外的故事重新编辑，它添加了艺术家的身影、动作、认知和疑问。观众置身于其中，需要仔细分辨、寻找艺术家的空间魔术。每一个的显现的事实，是如何发生的？又有哪些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？五畜、骨头、黄沙和鼓风机、石匠、艺术家的行走，来自不同的时空，有着各自的生存逻辑、文化象征和历史背景。它代表的每一个文化的生生死死、灾难与光荣，混为一处。墙面上大大小小的镜面，折射着不同的角度，它们组合在一起仿佛海市蜃楼般的幻象。不经意间我们看到黄沙、天空、白色的石雕，想起逐水草而居的遥远生活；直到风沙遮住了我们的目光，脚步深陷其间。观众被投进这看不清楚方向的荒野世界，沙粒从四面向我们袭来。

是什么导致了不安？它时时刻刻起伏在危机感之中，《信仰》给出了另一种答案。在房间的一角，鹿角灯架上留有七盏酥油灯。它的造型和寓意源自于蒙古的历史文化，是游牧贵族的常用灯具。只是，传统的鹿角拼接换成锻铜渡银的工艺，工业化的生产仿制着鹿角上的纹理。它重重的坠落在地面，断掉的链子耷在支架上。只有酥油灯还残留着原始的光亮，随着窗外的荒野之风微微摇摆。但它绝不会被尘世的变化冲散。我们感受着，而我们感受到的，正是琴嘎二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坚毅的自我意识，血脉的胎记和不易改观的信仰。

艺术家用象征手法讲述的寓意并不难理解。但有趣的是，鹿角灯这个源自于狩猎部落的产物，将故事引向了另一种视角，蒙古形成的历史。一个由山中狩猎演化为游牧生活的族群。因此，危机不再是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对立，而是回到游牧的内部，审视自身的历史冲击、变更和传承之中。去往哪里疑问，具有了更广泛的历史含义，所指涉的现实也越加开放。

《去往何处》和《信仰》以游牧和狩猎文明的现实遭遇为起因，勾勒出一个更大的疑问。仅是这两种文明的衰败吗？或者地区性的危机吗？显然，在自由流动层层受阻的今天，在人们既依赖城市，又厌恶城市的此刻。个体不断的被规训，资本建构的景观社会，使得呼吸倍感压力，人应去往何处。荒原还是回到过去的文明？荒野自身给出解答，城市之外并无乌托邦的存在，同样危机重重。

2014年，琴嘎从内蒙的西边阿拉善盟，由西至东开始考察。狭长的内蒙在中国北方绵延数千公里。这样的旅途颇费周折，途经草原、沙地、丘陵、河流。它区别于风情式的旅游，他必须细细地咀嚼，穿越时空，倾听过去的声音。必要的话，还需风餐露宿，劳其筋骨。只有这样，现实中的隐藏的问题，不易察觉的危机才会逐渐显现。自然的屏障并未给旅途带来障碍，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，围栏阻隔了前行的脚步。他必须不断翻跃，这些充满现代工业气息，又潜藏着伤害的刺绳。《围栏计划》由此展开，琴嘎以地理学和社会调研的方式，由内蒙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开始实施。他刻意改变考察时由西至东的路径，以形成两个时空，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。他从三个视角入手，1.向沿途的牧民询问两个问题，怎么看草原上的围栏？是否尝试开放围栏？2.拍摄了牧民的生产方式，夏天剪羊毛的场景，冬天给动物饮水的过程。3.沿途拍摄了湿地、荒漠、草原、河流和山石。琴嘎以游牧的方式记录下所见所闻，“工作空间”流动于牧人兄弟之间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荣和失落。

这场普遍的，由现代化席卷而来的同质化的定居式生活，不仅体现在牧民对围栏的使用，更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对边界和主权的强调，对传统游牧生活的阻隔。确保个人经济利益和扩大生产力的需求，将现代社会变成社会工程的累积。于是，放牧变成资本劳动力的累积，无论是城市、山野、草原、荒漠，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部分。游牧文化中与自然的和谐关系，对自然的敬畏。对造物主法则的信仰，万物平等且相通的生命观，在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挟裹下日益遥远。《围栏计划》只是一个开始，它将持续在内蒙展开。但它的核心问题所辐射的区域，不只是地图上的几千公里，它也在世界的各处频频上演。

然而，这些在今天普遍被讨论的议题，以“围栏”作为提引，交还给最朴素的现实生活。琴嘎在旅程中不断的询问牧民的看法，收集各式围栏，记录下一些具有经典性和象征性的时刻。他在展厅中为观众创造了一个跨时空的荒野之旅，当石头打击的声音和风沙声混为一体，纯洁的汉白玉不断被黄沙掩盖时，去往何处成了遗留在脑海中的疑问。在脑海的另一半，那些逐水草而居的生活，每个人心中的边界，亦如7盏酥油灯般，时而明亮，时而微弱。

崔灿灿

2019.7.7

## 关于艺术家

琴嘎，艺术家、造空间创办人。1971 年生于内蒙古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士及硕士，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。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，他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且具有连贯性，一贯持有的反审美态度，使他发展出一种针对现实的超日常的个性偏好和依赖。以身体来承载公共记忆和个人私密感受的交融，构筑打破观者的预想和期待的现场作品。

琴嘎主动打破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界限，使雕塑成为动荡中的雕塑。他尝试把游牧文化的认知精神和现实体验糅杂在一起，表达出对现实的妄想。2012 年创办“造空间”，以游牧的方式选择社会性空间，让艺术在社会空间里发生、生长，面对非常具体的现实困境，发起组织了一些艺术行动项目。

琴嘎近年来个展包括：“琴嘎-微型长征个展”（北京长征空间，2005），“CIGE：33 个亚洲年轻艺术家个展”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，2008），“暗能量：琴嘎”（北京白盒子艺术馆，2013），“廉价的身体—琴嘎个展”（布鲁塞尔 FEIZI 空间，2013），“胎记-琴嘎个展（上海浦江 OCAT，2017）”等。同时作品在第五届里昂双年展、第二届布拉格双年展、2006CCAA 当代艺术奖获奖作品展、第五届亚太三年展、第一届波兰双年展、首届今日文献展、日本森美术馆、美国亚洲协会美术馆、意大利 Palazzo Strozzi 博物馆、美国辛辛那提当代艺术中心等地展出。他的作品被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、捷克国家美术馆、瑞士银行、香港 M+ 博物馆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、上海浦江 OCAT 等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收藏。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

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2 号 798 艺术区 D06&B01, 100015

周二至周日, 11am – 6:30pm

info@tangcontemporary.com | +86 59789610

微信: tang\_contemporary / IG: tangcontemporaryart

www.tangcontemporary.com

如有采访事宜，请预先联络以便安排。